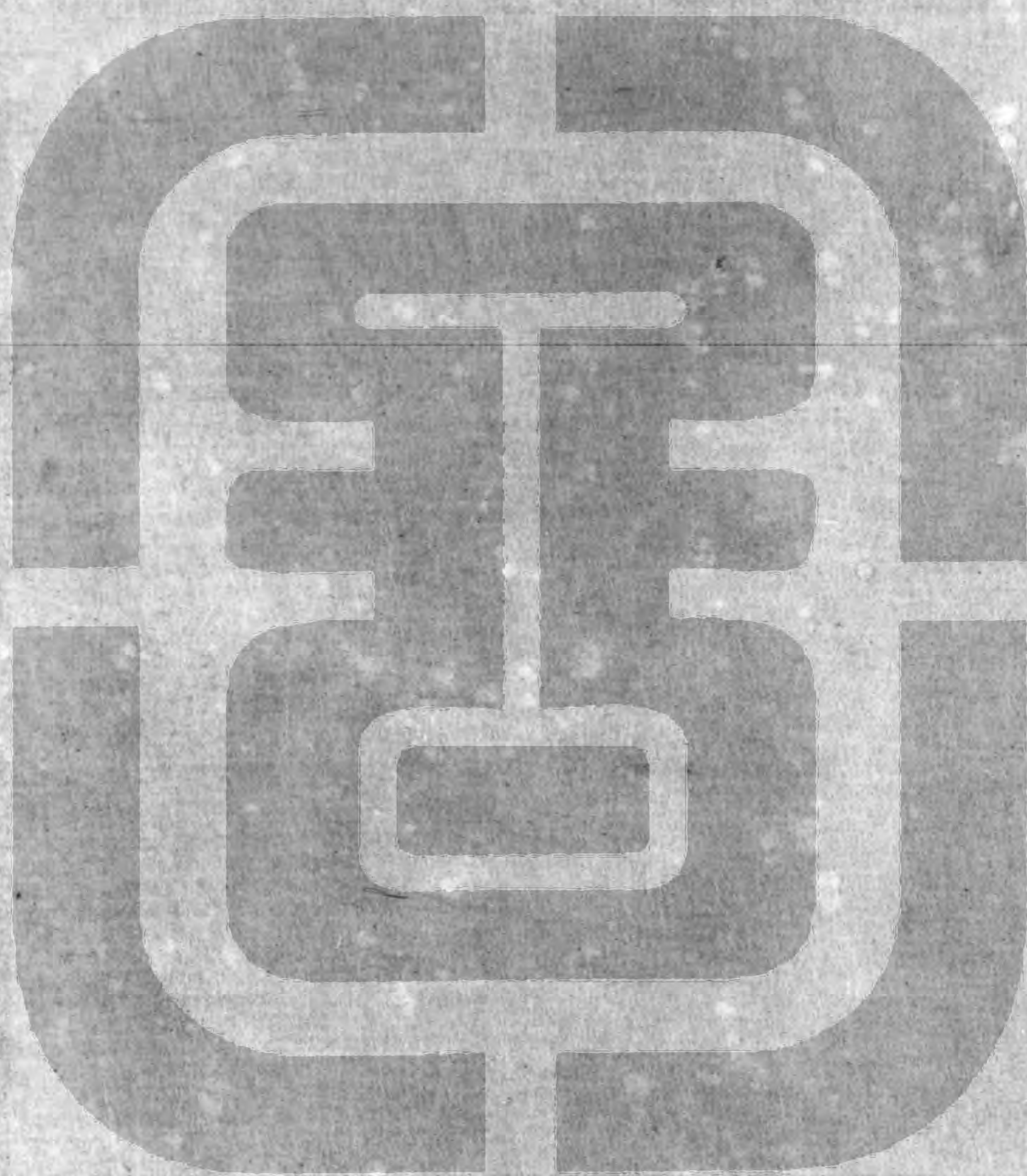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職官部五

太尉 太尉 同徒上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贊傑俊

蔡邕章句曰太尉卿官

春秋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

十臣集發藏大麓

春秋合誠圖曰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授圖

史記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漢書曰太尉秦官也掌武事

又曰高祖言周勃重厚而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為

太尉

東觀漢記曰劉彪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廉讓以率下



又曰張輔字孟侯爲太尉父尚在輔每遷轉乃一到雒父
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輔父壽極欣醺莫
不嘉其榮也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嘗客於湖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
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勵志踰篤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凡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
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位至太尉

又曰劉寬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令講經寬嘗
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爲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
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又曰張禹爲太尉時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
歲租稅以助郡國廩假廩給也許之

又曰楊震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

閏見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

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己本心震曰如朝廷欲

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又宦者傳曰曹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輪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

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課歲盡則奏

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

又曰太尉郊廟掌亞獻大喪告謚南郊

又曰王龔爲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

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隨車夾

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爲吉凶賀曰聞三公車轡畫

作鹿明府當爲宰相弘後果爲太尉

又曰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黃憲若在不敢先佩印綬
又曰鄭弘字巨君為太尉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位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知遂置雲母屏風分隔之由
此以為故事

又曰京兆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飯卧布被朝
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華嶠後漢書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
國凡三公以災免自防始也

表山松後漢書曰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
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
已遂不代虞

張璠漢記曰楊秉字叔卿為太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
財也天下稱為名公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周勃灌嬰周
亞夫等為之

又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尉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以為
號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
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冲帝冊書曰太尉趙峻貳掌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
又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

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
又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營欲更治

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也西曹掾安眾鄭均素好名節以
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飾宮寺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負職

鮮少自足相容熹表陳之即見聽許其冬帝幸辟雍歷二

府光觀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屠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

漢官典職曰太尉孝文三年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復省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太尉

魏志曰文帝踐祚鍾繇遷太尉時華歆王朗並先世名臣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日殆難繼矣

又曰華歆拜太尉歆疾乞退讓位於管寧文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諭旨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几筵命百官揔己以須君到然後御坐

又曰鄧艾字士載既平劉禪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

斬將搴旗梟斬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

又曰王祥字休徵爲太尉司馬文王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國勢位誠爲尊貴然乃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輒拜人者耶損魏朝之美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荀顛遂拜祥獨長揖文王謂祥曰然後知君子見顧之重非凡木頭常對然其根正也

吳志曰孫皓詔曰范曄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可爲太尉

晉中興書曰郗鑒爲太尉雖在公位冲心愈約勞謙日仄
誦翫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平書生後因喪亂解巾
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慨然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優
詔不許
又曰相温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輅
軒相望於道温遂親職
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
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
齊職儀曰魏文黃初二年日蝕奏免太尉賈詡詔天地灾
害責在朕躬勿貶三公遂爲永制
五代史後唐書莊宗御文明殿冊齊王張全義爲守太尉
如常儀禮畢全義於尚書都省領事宰臣羣官在列左諫
議竇專不降階爲御史所劾專援引舊典以對時宰臣不

記故事無能詰責寢而不行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拜太尉讓曰齊七政訓五兵臣不如
議郎王暢

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
太尉司空之象也

摯虞冊隴西王太尉文曰朕惟君行爲時表親則宗臣論
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

司徒上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五常汝作司

徒而敬敷五教在寬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禮記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

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

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也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縣鄙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又曰契為司徒而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

毛詩緇衣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

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擾亦安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

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地官司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

其域土其地猶言度其地也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

之修偽使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

應和也

又地官曰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保息謂安

之也慈幼謂愛幼少也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

曰安富安富謂平其僑役不專取

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

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

韓詩外傳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

責之司徒

論語摘輔像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

家語曰地宜不殖則物不蓄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

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飾司徒飾謂整攝

漢書曰祝良字仲子東海人為大司徒鮑恢為長史以事

至東海過其家見良妻布衣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

我司徒史也故來授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耶恢
 下拜之歎息而歸下東齊人
 東觀漢記曰鄧禹為司徒討赤眉不以時進光武與書曰
 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不延望下
 又曰表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又曰郭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後漢書曰蔡茂字子禮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
 初在廣漢夢在大殿之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
 穗輒復失之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
 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也於字禾
 失為秩雖曰失之乃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關君其補之旬
 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六月
 又曰光武即位鄆邑使使者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

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
 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騎
 都尉授印綬封為鄆侯邑萬戶其勅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又曰范遷為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
 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下
 又曰張湛稱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
 舉人盜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
 金下獄反因曰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又曰馮勤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
 自終因讎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轍同列
 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死生
 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

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忠臣孝子貴重之極也訾與資同覽照前代以為鑑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代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又曰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所得俸祿以收養親族自無擔石之儲

又曰鮑昱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又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奉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牲視濯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為司徒卧麤布被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為大司徒主司徒象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魏志曰華歆字子魚拜司徒歆素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

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又曰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魏名臣奏曰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病疾責之司徒蜀志曰許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徨徨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吳錄曰丁固為司徒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

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年吾當為公平遂如夢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職官部六

司徒下

司徒下

司空

晉書曰王渾字玄冲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又曰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罪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民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屬有水旱之患倉庫不充百姓無積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唯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

今司徒位當其任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祭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劭曾之子也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遊其間無怨之者

又曰何曾字穎考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摠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衆而復盤桓非所聞也

又曰魏舒爲司徒不持激厲不課人短陳留周震爲諸府所辟書旣下公輒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舒辟之果無患

又曰王戎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戎形狀短陋而目明徹威儀不足常畜馬輦無日不出親類之亡無不弔也常以象牙竿晝夜竿計家財遠及田牧性

又至儉不能善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之人謂之膏肓之病

又曰山濤爲司徒固辭勅斷章表卧加章綬曰豈可以垂沒之年汗宦乎逕出歸家

又曰魏舒字陽元爲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漸以俸秩之餘爲第一所舒素爲人先行而後言故未曾語親踈言當遜位九年正月整法服入殿朝會罷逕還奉送章綬內外莫有知舒此情者大同五年八月入之殿曹嘉之晉紀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晉諸公讚曰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板輦上殿之辭奏安晉中興書曰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又曰蔡謨字道明遷司徒謨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為後代晒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朝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謨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延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為庶人

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冠服同相丞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相丞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之

北齊書曰孫騰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遂解司徒

隋書曰王誼為大司徒蘇威立議以為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

何患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

唐書曰大和四年守司徒裴度上表辭冊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醜顏目從之

九州春秋曰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為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父搥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為瞽叟耶

華陽國志曰自建武之後羣儒修業開案圖緯漢之宰相當出坤鄉於是司徒李公屢登七政太傅于堅奔代論道荀氏家傳曰組字大章中宗為晉王時將徵為司徒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勤勞顯著遷訓五品以統人倫

實充人望詔以組爲司徒
江氏家傳曰江統字應元時太傅從事中郎庾子嵩以風
韻見重亦雅敬君德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
生其人也

管子曰昔者黃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爲司徒

符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乃謂左
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爲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
詢諸三子左丘明日孔丘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
焉君雖欲謀其遂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日
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
其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
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
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

三桓而議之亦以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
三桓謀而召孔丘爲司徒

典略曰契爲司徒百姓和親夔主賓客遠人畢至

蔡邕中鼎銘序曰惟建寧四年春三月進公登于王前廷
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三讓然後受
命曰

曹植輔臣論曰辨博通幽見傳異度德實充塞于內知謀
從橫於外解疑釋滯剖散盤結者王司徒

荀勗答詔曰咸寧四年司徒何曾遷太宰詔問勗司徒處
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勗表三公具瞻
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尚書令李膺忠亮高潔應彪台輔

宋謝莊爲北中郎謝兼司徒章曰臣聞燮理陰陽資亮天

地弗惟其官無人則闕司徒掌敷五典職擾兆民豈悟乾
靈罔遺光渥方闡不次之任殊絕蕃岳豈可權尸三事假
備六符慙震周迴顧步交悻

尚書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尚書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明也僉曰伯

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然嗟禹

之功惟是勉之哉遂委以政也

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

時分地利也

禮記王制曰司空執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量地遠近

制邑井興事任力廬宿市

春秋昭四年曰爽鳩氏司空也

續漢志曰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修墳

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

最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春秋元命苞曰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金木守

之天下憂水

韓詩外傳曰山陵崩隴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

責之司空

尚書大傳曰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

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

為司空

家語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

則飭司空飾謂整攝

又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

原隰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漢書曰成帝綬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

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又曰彭宣字子佩為大司空而王莽為大司馬專權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老病願上印綬

又曰何武字君卿為司空事後母不篤詔以其舉措煩碎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止大司空印綬遂冊免之

東觀漢記曰杜林代張純為大司空務於無為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後漢書曰王梁初為野王令世祖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文君自濮陽徙於野

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

空

又曰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己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又曰陳寵為司空府故事以計吏至時自以下皆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又曰張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獄奮惶怖

乃襲前漢書曰本官以實也

又曰第五倫章帝立徵拜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

陳老病以二千石祿俸終厥身
續漢書曰張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

引見復曰陳時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
 大雨三日
 華嶠後漢書曰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已來二主好
 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及為三公值章帝
 長者多怨屢有善政倫上疏襄稱盛美因以勸成德風也
 又曰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
 以為榮
 表宏後漢紀曰第五倫為司空有人與倫千里馬者倫雖
 不取每三公有所選舉倫心不忘也然亦終不用
 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

魏志曰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曰夫宰
 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伏羲之士足
 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之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
 儔也清儉守約則季文之疋也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
 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又曰徐邈拜司空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豈豈可
 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晉書曰裴秀為司空刪定官制損益多善當禪代之際摠
 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案禹貢山川地名古有
 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事成奏上藏
 於祕府秀在位四年為當世名公

又曰鄭袤字林叔為司空天子臨軒遣就第拜授袤謂使
 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
 實傷和氣固辭見許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詔光祿大夫鄭袤體行純正

履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齊三階之曜
 補袞職之闕明彌朕躬匡其不逮其以衰為司空
 晉中興書虞玩字士瑤王導却鑿庾亮相繼薨遷玩為司
 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以玩為知言

齊職儀曰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為司空成王以
 毛公為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為司城楚改司空為
 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後魏書曰伊馥拜司空及為三公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
 而已不為苛碎

後周書曰冬官謂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
 佐皇帝富邦國大祭祀行灑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
 唐書曰天寶十三載冊楊國忠為司空其日雨土

五代史唐書曰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馮道為守
 司空時議以自隋唐已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
 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
 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
 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
 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
 晉大福中以李麟為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為司徒蘇
 禹珪為司空遂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華陽國志曰趙瑤字元珪拜扶風太守未之郡司空張溫
 謂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傳曰荀爽字慈明董卓徵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
 空爽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台司世人號為白衣登三公
 又曰顛為司空文帝平蜀議復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禮儀

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公遂刪定舊
文行正式爲一代之典書成奏藏於祕府其服色旗幟法
駕之式禮樂犧牲柴燎之典袷禘遷毀配食之制及於明
堂辟雍之儀皆公所議定朝廷歸其美公旣爲台輔德望
清重加以留心禮教以年耆多疾不數朝見詔使侍中任
愷諮問政化所宜行否

又曰蕃宇大堅爲司空劉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蕃朝廷
之舊臣奔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唯蕃而已宜增位
號授分陝之重永令臣等有所憑准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環濟要略曰冬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
造宮宅器械監百工

典略曰禹爲司空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使各以

其職來貢

傳子曰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

世論曰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司馬文王秉政徵
誕爲司空書至誕曰我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
使者出賫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
人至揚州州人欲閉門誕叱之曰卿非我故吏耶逕入綝
逃上樓就斬之
齊孔稚珪爲王劭則讓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
用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帝擢臣以榮華陛下申臣以
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岳蟬佩
之映則左右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曜輕輪徐動則劍
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鍾成列椳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
管疊其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史微臣若不逢

明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寄
 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梁劉孝儀爲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
 班三事任揔六條衣袞坐槐旣闕論道馳傳憇棠尤慙爲
 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陰陽折撓之譏已彰愆伏之咎爰著
 今水螟不躍旱魃爲災山無蒼蔚雲成煙火陛下曲私未
 垂策免臣職是當於何逃責乞責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職官部七

大司馬

大司馬

三公府掾屬

韋昭辯釋名曰大司馬馬武也大揔武事也大司馬掌軍
 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周禮夏官曰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

國也平成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爲立封設儀辨位以等邦

國也儀謂諸侯之位進賢興功以作邦國樂業之起也起其勸善

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謂君也維聯結也制軍詰禁以

均邦國詰猶窮治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

之所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也均守平則以安邦

國均之者守大卑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也使

太平御覽

卷二百九

一

小國事大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所以正之

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也

毛詩曰圻父圻父司馬也予王之爪牙

春秋運斗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皇銜圖置黃帝

前

尚書中候曰稷為大司馬舜為太尉

尚書大傳曰蠻夷猾夏寇賊姦究則責之司馬

韓詩外傳曰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

則責之司馬

河圖錄運法曰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

將周昌等百二十人觀鳳皇銜書

家語曰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

用曰不平不平則飾司馬

飾謂整攝

史記曰楚大司馬景舍帥軍伐蔡蔡侯奉社稷而歸之楚

發其賞舍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敵退

是將威也戰而敵退是眾威也臣不宜以眾威受賞

漢書曰元狩四年上命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各

兵五萬騎數十萬出塞斬首捕虜有功迺置大司馬

又曰董賢為大司馬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

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宴見羣臣上前單于

怪賢年少以問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

乃起拜賀漢得賢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

盛焉

又曰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

相

東觀漢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言上第一可用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
又曰識云孫咸征狄命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
後漢書曰世祖北擊羣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前鋒
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世祖卽位拜漢爲大司馬
又曰此疾瘳召見陰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屬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漢官序曰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
吳志曰赤烏九年秋九月以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

晉書曰石苞秦始之初拜大司馬舊參軍於都督無敬故孫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裏故參軍有敬自楚始也

又曰齊王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

又曰陳騫咸寧初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列臺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楊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搆於是徵弘旣至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晉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馬石苞開通爽悟秉意不群晉公卿禮秩曰司馬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

官在三司止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晉諸公贊曰義陽王爲大司馬時父孚爲太宰父子居上
公中代以來未之有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常至洛陽貨畚有人
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深
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啓道君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牀頭
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
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卽十倍售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顧視
乃嵩高山也

齊職儀曰大司馬品第一秩中二千石金章紫綬武冠絳
朝服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則雖鳩氏之任顓頊以司馬主
火堯命羲叔爲司馬夏官也虞夏二代以司夏官棄居其
職周成王以畢公高爲司馬楚漢之際曹參周勃始居其

職

又曰大司馬府舊爲闕王莽篡位故貶去闕焉

後魏書曰安定王休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三
盜人徇於六軍斬之有詔救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
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
以息盜詔曰大司馬執憲誠如是但因緣會朕王者之體
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
司徒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書曰夏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建邦國之九法
佐皇帝平邦國大祭祀掌其宿衛廟社則奉犧牲
管子曰昔黃帝得大封辨乎四方故使爲司馬
又曰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馬全組甲厲士衆
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

曹仁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公為大司馬

班彪上事曰元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時議以北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為大司馬所以別小大司馬之號也

三公府掾屬 太尉長史 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

三台助和鼎味 太尉掾 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時寒暑不和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次及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諍之職

未有對揚審審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巖谷之士小掾私所以於邑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真蒼梧人為太尉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賊罪三府掾屬考驗踰科不竟更選盛覆拷盛到獄洗沐尚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獨何心敢不以死相歸乎即引筆具對

衛玠別傳曰玠字叔寶陳留阮千里有令聞當年太尉王君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為掾世號曰三語掾君見而謝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崔寔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

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屬以答天子
 後魏書曰郭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遷太尉從事中郎善
 事權寵世呼為郭尖
 千寶司徒儀曰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
 其事維正大體參輔謀議

太尉主簿

後魏書曰元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
 後判或十錢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曰十錢主簿
 廣州先賢傳曰鄧盛字伯直為秭歸令開母病解印綬決
 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為主簿

司徒長史

東觀漢記曰吳梁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千寶晉紀曰傅咸為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齊書曰到撟為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撟家同從明
 帝射雉郊野渴倦撟得旱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
 德意眴良厚至是一歲三遷

梁書曰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左長史加貂自球始也
 千寶司徒儀曰右長史職掌檢其法憲明其分職

司徒掾

漢書曰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制宜遣掾屬
 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
 謝承後漢書曰虞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止望
 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曰故陳留督郵虞延非
 耶對曰是遂前召見
 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掾先是公府掾多不親事但以交

接為務寵帝獨親事

魏書曰王粲字仲宣年十八司徒掾辟遷黃門不就

晉書曰魏舒為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

下公輒喪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莫有辟者舒因辟之而竟

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又曰周馥遷司徒左曹掾司徒王渾奏曰馥理識清正有

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

書郎許之

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

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鍾離意別傳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書送徒三

百餘人到河北遭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單手足不能復行

到弘農縣使令出見錢為徒作襦袴令曰不被詔意曰使

者奉詔命寧私行耶出錢便當上書使者亦當上之光武
皇帝得上狀見霸曰所使掾何仁恕為國用心乎誠良吏
也

司徒屬

東觀漢記曰司徒侯霸辟閔仲叔到與相見勞問之不及

政事仲叔曰始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

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仲叔為不足耶

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是以喜懼

皆去便辭而出

晉中興書曰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左西屬融飲酒

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司徒從事中郎

晉中興書曰穎川荀組字大章司徒王渾表曰左西屬荀

組文義貞素清識見稱宜轉從事中郎
陶氏家傳曰迴字恭淵爲大司徒王導從事中郎爲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司徒諮議參軍

晉中興書曰廬江何充字次道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後魏書曰李系爲主客郎齊文襄王攝選以系爲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

司徒主簿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護之子也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爲司徒主簿以能判時人號爲入鐵主簿

司空掾

魏志曰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又曰太祖爲司空丞相毛玠常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豫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憂哉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爲司空辟署議曹掾請見禮畢上送至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還語左右孤甚勸此人與其辭遠送之謂其尚顧而終不顧此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君宜謝公公望君一日辭不顧揖原勃然曰夫何謝哉夫揖讓者謂其敵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施且孔子反命曰賓不顧矣吾何謝哉人以語

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豈徒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
職官部八
錄尚書

錄尚書

尚書令

漢書曰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又曰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或問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荅以他語其慎密也如此

應劭漢官儀曰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又曰和帝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內

歸仁爲羣賢首其以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惣己以聽
又曰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養諤有不吐茹之節
司徒胡廣敦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
尚書事

又曰冲帝策書曰太尉趙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二
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今以峻爲太傅固
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晉書曰元康元年誅楊駿詔曰司徒王渾秉德忠正器量
弘遠歷位内外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
工其令錄尚書事

又曰賈充爲太尉錄尚書事及伐吳爲大都督吳平遣侍
中程咸犒勞增邑八千戶

又曰會稽王道子元顯並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

顯爲西錄

晉中興書曰泰和元年詔會稽王體道冲虚理識明允阿
衡孝宗有保乂之規輔弼哀皇盡翼亮之道朕承洪緒仍
聞善誘慎微五教儀形具瞻登賢顯親國之典也其以爲
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
吹班劔六十人

又曰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火是時相玄用事出
錕姑熟名雖在外實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
又曰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
司徒王導錄尚書事
傳暢晉故事曰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爲愍懷太
傅通省尚書事張華爲光祿大夫尚書七條事皆諮而後
行惠帝之世太保衛瓘太宰河間王顒太傅東海王越皆

錄三省尚書祕書事
 沈約宋書曰高武永初三年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
 司空錄尚書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錄尚書
 事
 又曰諸公錄尚書事古制也王肅解尚書納于大麓曰堯
 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万機之政案漢氏諸吏平尚書
 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齊書曰明帝為宣城王錄尚書事廢帝昭業思蒸魚太官
 以無錄公命不與
 後魏書曰北海王祥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祥之拜命其
 夜暴風雷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威如此
 識者知其不終

三國典略曰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那
 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尚書郎中源師常自那肱云龍見
 當雩那肱問曰何處龍見作何顏色師荅曰此是龍星須
 雩祭也非是真有龍見那肱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唐書官品志曰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
 察令則糾彈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陶氏職官要錄曰後漢章帝以太傳趙喜太尉牟融並錄
 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也因斯以來每帝幼即位輒
 太傳錄尚書事
 尚書令
 六典曰尚書令掌摠領百官儀形端揆其屬有六尚書一
 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
 部凡庶務皆會而決之

漢官儀曰尚書令主贊奏摠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者朝會不階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衛士傳不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

漢尚書稱臺魏晉已來爲省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東觀漢記曰陳忠爲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南宮閣上以爲故事

又曰侯霸爲尚書令深見任用樊准爲尚書令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申屠剛爲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後漢書曰宋均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貸郎又曰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

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帝遂爲止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又曰侯霸拜尚書令條撰善政有便於民者除其煩苛時令立春下寬大詔書由霸始建言多施用

又曰陳蕃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言唯剛每極諫

張璠漢記曰左雄爲尚書令在位者各肅清時稱曰左伯豪爲尚書令天下皆慎選舉伯豪雄字也

漢書曰尚書令秦官銅印墨綬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如此

魏志曰陳矯字季弼尚書令魏明帝卒至尚書門矯跪問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對曰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臨也若不稱則請就黜帝慙迴車

又曰荀彧自爲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

魏氏春秋曰荀攸字公達爲尚書令從太祖征伐常謀謀

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之曰公達外愚

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回甯武子不能過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

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疾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始攸入尚書太祖聞名與語大悅謂荀彧

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蜀志曰費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多事衆務煩猥禕識寤過人每省讀書記粗舉目暫視究其意旨其速數

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後遷大將軍錄尚書事董允代

禕爲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又曰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共讚

王業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寮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常由是衆望漸服又曰劉巴字子初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靖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又曰呂乂字季陽代董允爲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爲政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時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所在無當時功譽然爲後人所思又曰裴秀爲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

又曰李膺爲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在家貧儉

兒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又曰荀勗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又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又曰王彪之字叔虎爲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無不得判

又曰太熙元年詔曰夫揔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慎其人議郎王戎可爲尚書令

又曰衛瓘字伯玉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又曰熊遠啓曰伏見吏部以太尉荀組爲尚書令復領荊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晉中興書曰卞壺爲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壺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壺

又曰刁協遷尙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晉書曰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

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領都摠攝諸曹出納王命

晉公卿禮秩曰尙書令拜受命皆策命薨則於朝堂發哀古之冢宰以在端右故也

晉故事曰賈充爲尙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於是遂置省事吏四人品職章服與諸曹令史同

宋書曰王僧虔爲尙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尙書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

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又曰武帝踐祚王瑩遷尙書令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群臣皆莫能對瑩在御筵乃斂板荅曰昔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陛下應籙御圖武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齊書曰謝朓字敬冲徵爲司徒尙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

謁乃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齊職儀曰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尙書之職掌封奏令贊文

書僕射主開閉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內職八

座尚書任同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隆唐朝今號八座爲元凱謂賢能用事義如昔也

梁書曰何敬容爲尚書令貪恠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曰漏禁中語故嘲誚日至嘗有客姓吉問卿與郗吉遠近日如明公之與蕭何

唐書曰太宗在藩嘗爲尚書令其後人臣莫敢爲遂廢其官廣德元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勳遂特拜尚書令

又曰廣德二年冬詔郭子儀於尚書省視尚書令事命宰臣已下特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于省賜以教坊音樂

五代史梁書開平三年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典尚

書令正二品至是以將授趙王鎔此官故升之

會稽先賢傳曰沈勳徵詣南宮賜酒拜尚書令持節臨辟雍名冠百僚

襄陽耆舊傳曰劉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徐廣車服儀制曰尚書令輅車黑耳後戶

通典曰大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鷩雉也

也武德初太宗爲秦王時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

龍朔二年制廢尚書令

又曰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

世說曰崇禮闈在東掖門內路西即尚書省崇禮門東建

禮門內卽是尚書令下舍之門

蘇門內尚書今不設之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內尚書尚書省東門東

又曰尚書省中今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尚書省之中今尚書省之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九

左右僕射

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及騶宰丞巷皆有僕射取所領之事以為號若尚書則名曰尚書僕射

東觀漢記曰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永好文德行軍常衣皂檐褕路稱鮑尚書兵

後漢書曰鄧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

又曰鄭崇字子游為尚書僕射數見諫諍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續漢書曰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爲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淄王植有寵玠諫曰近表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玠起更衣太祖謂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

昌

又曰徐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車駕幸許昌宣摠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朕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又曰文帝時欲以賈詡爲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詡縱昧於榮利奈國朝何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爲侍中僕射在臺閣常多託疾時臺制滿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日斲起已而復卧如是數歲及太傅宜王久病曹爽攝政豐依違二公間故時人有謗

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機有似遊光

吳志曰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

晉書曰荀顛代陳泰爲僕射吏部四辭而後受

又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岳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詔曰吏部掌敘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泰弘毅潛通有才識其以舒爲左右僕射領選曹

又曰永昌元年詔曰尚書分置左右僕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機護軍周顛可左僕射領軍王遂可右僕射

又曰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思量弘濟蒞官盡心所居
著稱其以珪爲右僕射

又曰太康元年詔曰尚書置左右僕射所以恢演治典協
宣庶政

謝靈運晉書曰古者重武事貴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
一人尚書六人謂之八坐參攝百揆出納王命古元凱之
任也

于寶晉紀曰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
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揔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
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晉諸公贊曰司馬珪少時有令望早歷顯職晉受禪爲尚
書左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晉書百官注曰僕射一人銅印墨綬五時朝服納言幘進

賢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晉公卿禮秩曰尚書僕射魏晉以來或置左右或不置

晉中興書曰顧和康帝即位爲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
勅特諭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此

又曰紀瞻字士遠爲右僕射肅祖嘗內殿慨然憂天下曰
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
臣不敢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耶瞻以年
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爲治乎

又曰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
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爲上所昵相支荅道
于牋云王珣明悟疎徹風流之美雖逼於同異才用不盡
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刁協字玄亮除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

無練習舊儀者唯協以久在中朝加性聰朗多諳故事朝

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為強記

宋書曰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

乘舡自清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又曰漢制御史中丞遇尚書令僕丞郎車皆預相迴避臺

官過乃得去今尚書令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尚書

漢稱臺魏晉已降方號曰省

又王弘為僕射奏彈康樂侯謝靈運為力人桂興淫其嬖

女殺興胡江浹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

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裕之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讀

嘗豫聽訟上問疑獄劾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

訊牒副僕射劾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

齊書曰王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
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
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張緒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
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彥回曰儉少年或未
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昏衰政不可為
則
齊職儀曰魏朝以尚書僕射毛玠領選曹晉武以僕射領
吏曹後依擬至今或領焉
南燕書曰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綽為
右僕射時嵩綽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綽弟
軌為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

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後魏書曰郭祚爲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門下
參議刊正故事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至於馳道及祚
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
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又曰趙善爲尚書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
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
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又曰元順除吏部尚書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
故問都令史徐件件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
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又曰陽平王新成之子欽字思若累遷尚書右僕射欽色
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孫騰兼尚書左僕射府庫關鑰一以
委之

又曰北齊王晉明豪侈有氣俠留心經史招引賓客嘗爲
尚書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云廢人飲酒安能
作刀筆吏披故紙乎

北齊書曰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
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書曰周惠達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
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
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遠除尚書左僕射遠白太祖曰遠秦隴匹夫才藝
俱闕平生念望不過一郡守耳遭逢際會得奉聖明主貴
臣遷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邁通侯受委方面生殺在

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光華身世但尚書僕射任居端揆
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罪責明主若欲全之乞寢此授太
祖曰公勲德兼美朝廷敬屬選衆而舉何足爲辭且孤之
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致退讓深乖所望也
遠不得已方拜職

陳書表憲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爲左僕
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日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
朝廷榮之

隋書曰楊素爲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後文帝漸疎忌
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
省平論大事外示崇重實奪其權

唐書曰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爲僕射當須廣開耳目
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略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

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
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
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
書細務屬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又曰戴至德爲僕射時與劉仁軌更日受詞訟嘗有老母
經省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日本謂是解事僕射
所以來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請却付牒來也至德笑而
還之議者尤稱其長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均爲僕射於尚書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
呈孔目唱案授案皆使尚書郎爲之又三品已上官升階
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
左右丞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爲右丞相因製儀注自
極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官是日皆坐受拜

或徵其所從來荅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丞亦同此儀當時以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爲故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倖而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日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又曰寶曆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車不爲之却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以爲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摠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七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職恩加特拜者遂從

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非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就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奉勅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韋謙舉奏削去舊儀今絳上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絳改官共寢其儀

又曰李程大和中爲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于滌竇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云已聞奏大常寺定取十五日

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爲受四品已下拜太

重勅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緣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勅處分

鍾離意別傳曰意為尚書僕射其年匈奴來降詔賜縑三百疋尚書侍郎暨鄼受詔誤以三千疋賜匈奴詔大怒鞭鄼欲死意獨排省閣入諫明帝以合大義恚損怒消帝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於此郎

世說曰周伯仁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醒時人謂為三日僕射

唐書官品志曰僕射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糺彈而右不糺彈

唐新語曰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

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一
職官部十
摠敘尚書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二

職官部十

摠敘尚書

韋昭辯釋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摠領之也辯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然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注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如淳曰主天子書主天子物皆曰尚

如主者曰尚主者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東巡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又曰章帝賜尚書劔各一手署姓名韓稜楚龍泉鄧壽蜀漢文劔陳寵濟南鍛成一室內兩刃其餘皆平劔其時論

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明達有文章故得蜀漢文劍寵敦朴有善於內不見於外故得鍛成劍皆因名而表意

後漢書曰楊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相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秩六百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員五人一人爲僕射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各有曹任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客曹主外國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共爲五曹世祖又分增三公爲二曹其一曹主歲盡課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曹主選舉祠祀民曹主繕治攻作鹽池苑囿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二千石曹主辭訟中都官主水火盜賊與三公爲六曹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

謝承後漢書曰陳禁字子雅拜尚書公卿朝日晏無詔禁問臺上故事何時可罷對言已食輒有詔罷今已晏禁曰寧可白耶尚書郎以上方宴樂不敢白禁使罷公卿既罷上問左右今未有詔而罷朝何也尚書直對曰陳禁命罷上曰勿復問也禁在臺二年嘗病令僕射數奏以病滿百日請輒免有詔賜金帛醫藥

又曰張陵字處仲爲尚書首歲朝梁翼帶劍入省陵叱翼令出勅虎賁奪其劍翼跪謝陵劾之詔以歲俸贖罪百寮肅然翼弟不疑曾舉陵後疾翼不疑謂曰昔舉君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申公憲非報私恩耳不疑有慙色

又曰翟醜字子廣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由是醜對第一拜尚書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爲尚書再升紫微審諤禁省不屈豪右爲百寮所服以黨事免朗性矜嚴閉門整法長吏希見動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子孫如事嚴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喈以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又曰鍾離意字子阿明帝徵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恠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贓穢之寶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書賜錢三十萬

又曰荀緄字伯條拜尚書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羣寮秉機平正直而行之是時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焉
又曰韋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務當先除其患其源在尚書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
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

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機事所摠號令攸發漢官儀曰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應劭漢官儀曰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張璠漢記曰朱穆黨事錮禁徵拜尚書正月百官朝駕畢虎賁當陛置弓於地謂羣僚曰此天子弓誰敢干越百僚皆迴避不敢當穆乃呵之曰天子弓當載之於肩首之上

乃敢置地大不謹不敬即收虎賁付詔獄治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

魏志曰陳羣爲尚書制九品爲官人之法羣所建也

又曰許混字子劭清淳有鑒識明帝時爲尚書

又曰丁謚字彥靜曹爽宿與相親拔爲散騎常侍轉爲尚

書在臺閣數有所彈駁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時謗書謂

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點作疽囊三狗謂

何鄧丁也點者爽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謚九疽

囊也

又曰孔禮字德遠爲尚書明帝方修臺署節氣不和天下

少穀禮固爭因罷役制曰敬納讜言

魏略曰帝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爲女尚

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云也

吳志曰尚書熊睦見孫皓酷虐微有諫皓使人以刃環撞殺之身無完肌也

晉書曰杜預爲尚書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

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又曰山濤轉尚書表辭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

以老成也

又曰劉頌爲尚書孫秀等推崇趙王倫功宜加九錫百寮

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

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昔周勃誅諸

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亂舊

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謂無所施

晉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萬事之本朕所責成也而廩秩

儉薄甚非治體今雖軍國多費不爲元凱惜祿其依令僕

給尚書各親信五十人廩賜

晉中興書曰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
後選用名資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望
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
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
輕鄙超踰等足上亂聖朝貫魚之次下違羣士准平之論
豈唯微臣斯亡之誠實貽聖政維塵之累
宋書曰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出出者百日無代人
聽還本職

宋志曰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
下車履度門闕乃納履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戶進賢兩梁冠納言
幘絳朝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荷

梁書曰陸杲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並到上省
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捨問劉杳尚書官著紫荷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
荅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云橐囊
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也

後魏書曰肅宗靈太后曾譙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表
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侍座者莫
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
隋書曰于仲文上以尚書文簿繁雜更多姦計令仲文勘
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唐新語曰玄宗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
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
貫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昇清

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部耆舊傳曰太尉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既閑練
 舊典且有幹用宜在機密特拜尚書固薨免官尚書令陳
 蕃表行狀復徵為尚書
 會稽典錄曰鄭弘拜尚書舊典郎秩滿補縣長令史為丞
 尉弘奏以為臺職位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縣令
 史為長上從其議自此為始
 通典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王政之所由宜選舉之
 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眾務泉藪內外所
 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是為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
 書

傅子曰撮字蘭石為尚書大小無不摠

相子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之
 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

王昶考課事曰尚書侍中考課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
 二曰綜理萬機以考庶績三曰進視惟允以考讜言四曰
 出納王命以考賦政五曰罰法以考典刑

應璩書曰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傅
 說弃板築而為舛相呂望投渭竿而為周師卓茂起閭里
 而為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瓌瓌尚書執憲之吏曷以
 為異哉

太平御覽卷之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而為英宰... 漢官儀曰... 晉書百官表志注曰... 左丞... 右丞... 左司員外郎... 右司員外郎...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職官部十一...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左丞
右司員外郎
左丞
右丞
左司郎中
右司郎中

六典曰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文法分而視焉漢官典職曰尚書左右丞典臺事繩糾無所不摠續漢書百官志曰左丞掌錄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漢官儀曰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晉書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射制彈案選用署吏稽近道文書給假

晉書曰劉暉字長叔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又曰郗詵爲尚書左丞推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舉郗丞
而還奏我此謂挽弩自射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
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崔侯爲國舉才我見舉唯官
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聞而悅服之
又曰傅咸爲尚書左丞時尚書郭奕咸故將也累辭病疾
不起復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臨喪詔書聽許咸舉奏
之

又曰郗弘始爲尚書郎轉左右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後坐
泄事免

晉諸公讚曰許奇爲尚書左丞有準繩節操

又曰傅咸字長虞爲左丞臺閣小大望風自肅

晉中興書曰荀斐字令遠遷左丞時相溫平蜀朝廷欲以

豫章封溫蕤謂太宗曰若溫復假王威平定河洛修復山
陵將復何以加之遂止

沈約宋書曰何承天爲中丞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
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

宋書百官志曰晉宋之世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
儀禮制選用署吏糾諸不法無所迴避

三國典略曰北齊張耀嘗爲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
守文宣夜還耀不開門勒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
宣笑曰卿欲學郗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梁書曰賀琛遷尚書左丞并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
廟諸議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
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又曰劉瑯弟覽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

見並記姓名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
吏部郎李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李綽怨之常
謂人曰犬嚙行路贖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煬帝即位爲尚書左丞時工部尙書宇文愷
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已隆祿
賜優厚拔葵去織叔尔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
將宿衛近臣趨侍堦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
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
坐得罪
隋書曰楊汪字元度高祖嘗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
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
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以獲罪卒拜汪爲
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制斷當時號爲稱職

唐書曰趙洵永泰初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室數十
間火起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洵爲巡使俾令即訊
洵周歷塲園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宮遺火所致也推鞠明
審頗盡詳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洵之
究理事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
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
洵乎對曰然即拜尙書左丞
唐新語曰揚昉爲左丞時字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
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
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
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
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傳咸表曰左丞職輕事重以賤制貴所以難居臣以闇劣
猥忝斯任愧於不稱懼罪之及夙夜惶恐寢食無寧

卞壺彈尚書丞郎事曰舊丞郎取急及屬出皆尙有對使
職局不廢而昨左右二丞及諸郎皆出唯次直二郎在設
使有兵火警急便爲無復行事者二丞頓行無印可以封
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

傳咸荅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下居萬機之會
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余前爲右丞具知此職之
要後忝此任僮俛從事日慎一日

右丞

續漢書百官志曰尙書右丞一人四百石掌錄文書期會
假署印綬及筆墨諸材用

漢官儀曰尚書左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

晉書百官表注曰右丞主臺內庫藏廨舍量物用多少及

廩賜民戶租布刑獄兵器稽遠道文書章表奏事

晉中興書曰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喚呼以
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爲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
性其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

沈約宋書曰晉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且
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
也今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宋書百官志曰右丞掌臺內庫藏凡諸器物廨舍刑獄兵
器

唐書曰宇文節爲尙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
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綸二百
疋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韋溫爲尚書右丞吏部員外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溫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爲安州刺史

五代史後唐書曰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同光元年十月復舊爲左右丞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左司郎中

左司郎外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副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焉凡都省掌舉諸司之綱紀與其百寮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隋書曰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

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員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署抄目舉稽失知臺內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併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員外郎

隋書曰骨儀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政漸亂濁貨賂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令史

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續漢書百官志曰尚書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華嶠後漢書韋彪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史以
助郎晉書曰陳壽少仕蜀在觀閣爲令史又爲郎宦人黃皓專
弄朝政大將軍閣宇等皆曲躬事皓以營時務壽獨峻然
皓乃白禪與杖又曰趙孟字長舒入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
風其面有疵點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
齊職儀曰自魏晉宋齊正令史書令史皆有品秩朱衣執
板進賢一梁冠楊楞伽北齊鄴都故事曰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
史過事
典略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將軍何進聞其名欲以禮辟
恐不肯來乃託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占

對閑做聲氣如流其時坐席賓客有百數皆高慕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十四

職官部十二

吏部尚書

六典曰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後漢書曰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舉選齋祀事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所駁易詔曰官人秩才

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

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為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

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吳志曰李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
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曰品藻曲有條貫以此服之權擢
爲選曹尚書選舉號爲得才
又曰暨豔字子休爲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
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指百寮覈選三署皆貶高
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
營府以處之故怨憤聲積競言豔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
豔坐自殺
又曰陸喜字文仲頗涉文籍好人倫係皓時爲選曹尚書
又曰薛綜爲選部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
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爲吏部尚書當時清靜內外肅然後牧馬於家

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錢

又曰稽紹字延祖裴頠亦深器之每日使延祖爲吏部尚
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

又曰王戎爲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
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疽嫉隨其沈浮門調戶選好
營生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又曰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
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杼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
曰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
清級

又曰蔡克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
山簡嘗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
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

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八月詔曰選曹銓管人才宜得忠
格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
其人也其以整爲吏部尚書

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
清實選舉稱爲廉平

晉陽秋曰陳羣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
之簿世然後授任

晉書諸公贊曰李膺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
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于令

宋書曰顏竣爲吏部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
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
美賓客喧訴常懼笑荅之時人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

莊笑而不與人官

又曰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因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
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
已下悉以委蔡自此已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
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錄尚書與吏
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

又曰王弘自領選將加榮祿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
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荅曰
王爵旣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奸以事
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旣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
卽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
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

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潔爲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擅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又曰庾炳之爲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彈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所司奏免官也

又曰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轉聚置閣上及去職其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同而意異也

齊書曰褚彥回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銚金

因求清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又曰褚炫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慙色

南史曰蔡徵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卽追還

梁書曰蕭子明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

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
 又曰謝覽字景滌臍之弟淪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代居選
 部時以為榮
 又曰王泰字仲通為都官尚書能接人士士皆願其居選
 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傾屬
 又曰謝舉字言揚遷掌吏部舉祖莊宋代再典選至舉又
 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永寧伯郭撫字仲安金城人也初為
 吏部尚書與郎姚範清心虛求搜揚俊乂內外稱之以擬
 魏之崔毛

後魏書曰崔玄伯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
 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摠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
 大夫擬八座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

又曰崔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彞之後靈太后令
 武官得依資入選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
 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
 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
 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
 又曰郭祚為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
 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頗
 勞滯當時每招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稱職時人以此歸
 之

又曰元順為吏部尚書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
 高陽王雍雍欲以為廷尉評頻頻託順順不為用雍遂下
 命用之順投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
 郎畢集欲待順至於眾挫之順日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

言曰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眉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朔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史何合爲廷尉清言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首自有短垣而復踰之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戶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又曰元脩義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敘上黨郡缺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臺

曳之居對衆大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爲一甲愔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誤以慕容爲長孫一人而已有職人魯漫漢自言微賤不蒙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驢遙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耶漫漢驚服愔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果自不虛令史唱名誤以盧士深爲士琛深自言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北齊書曰段孝言爲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荅唯厲色遣下而已

又曰陳孔奐爲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摠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才而無國綺之實輔弼儲后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乃啓曰江摠文章之人今太子文藻不少無籍於摠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陳主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尚書王廊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亦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可爲太子詹事奐又啓曰宋朝范蔚宗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固爭之陳主卒以摠果共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微行遊摠家陳主怒而免之

隋書曰牛弘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世本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

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又曰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爲廉平嘗因休暇而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荅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宦成盈滿之誠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疎伏奉尊命思精與衆舉職

唐書曰韋思謙弱冠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不進官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弃大德特進超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

又曰李異為吏部尚書病極郎官相率省疾異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榷公利至其夕而終

唐新語曰裴光廷為吏部始制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轍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及光廷卒有司定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為克平

先賢行狀曰崔琰委授銓衡摠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美天下稱平

表子曰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

而人才難居此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搃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為吏部尚書當爾時天下無滯才

世語曰安定梁鵠善八分書初為吏部尚書太祖求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避地荊州太祖定荊州太祖求鵠鵠乞以書贖死乃令書信幡宮門題

語林曰表真為監運范元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表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表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監朱遺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書所能獨辦令長以下可專付吏部守以上八座舉

傅咸集表曰昔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

易在不難矣不唯手尚齊今對也
 勸氣集夫曰昔王任為夏商尚書無文
 給醫辨令其以不何事也良將守以土
 縣各出表日限林亦盤未並訂天不
 善惡不夫魏甲乘日曠所舉人中
 高林日走其盆盪並武平許中將尚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廿四宮門題

國今歸以以此將操器張世限池太
 謝語曰安家果勝管八食昔時為
 二寶為
 開前日
 而人



